

苏联經濟学家 論劳动与工資問題

(内部資料、注意保存)

劳动部劳动經濟科学研究所資料組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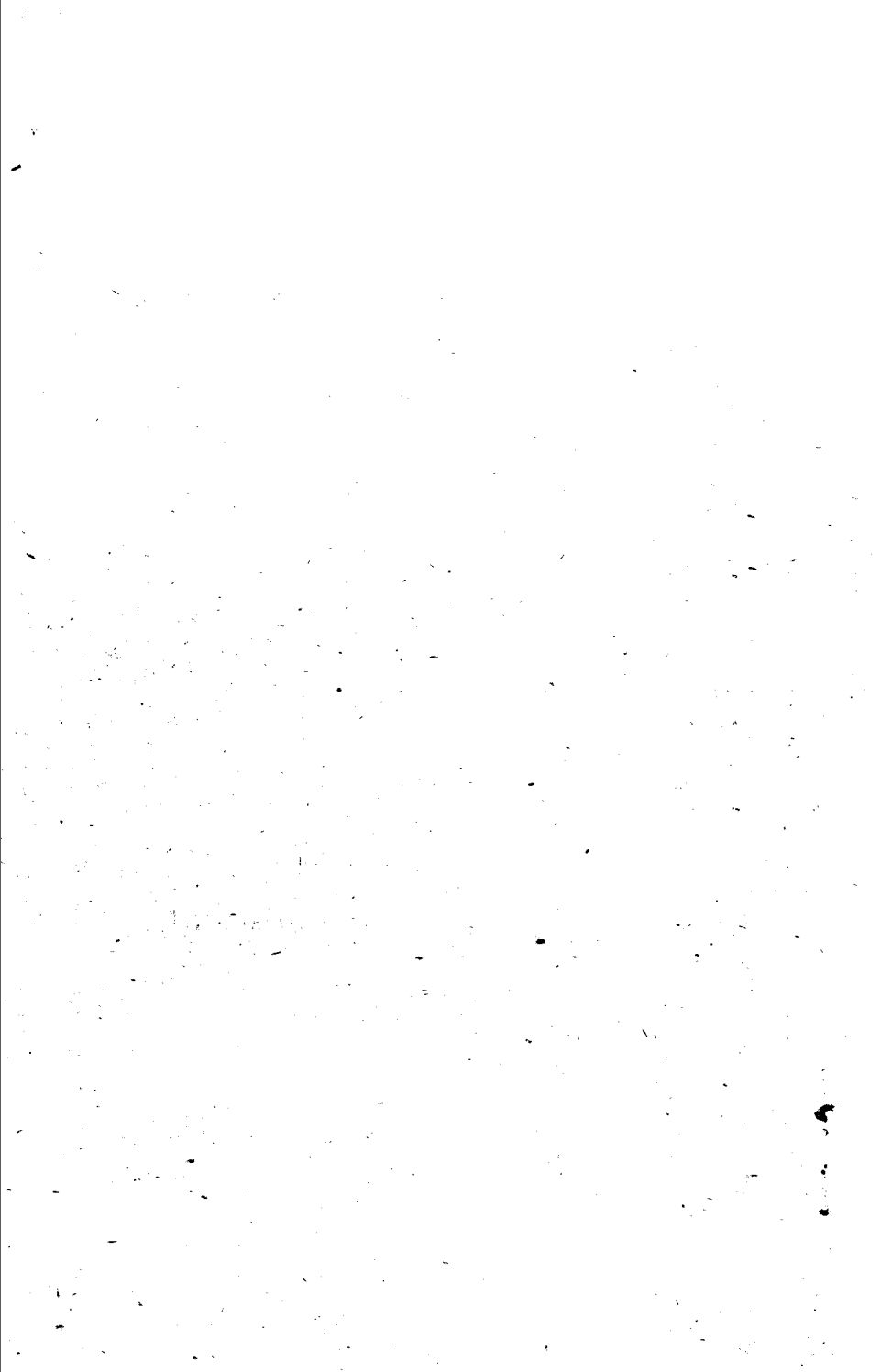
一九五九年·北京

編 者 的 話

苏联刊物近来发表了不少有关劳动經濟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总结了苏联劳动經濟工作的經驗，并提出了不少我們目前所关心的理論問題和实践問題。如共产主义的分配問題、物質利益原則問題、苏联工資发展的基本情况、实行計件計时工資的条件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为了便于讀者学习和研究这方面的經驗和問題，我們收集了十二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編成小冊子。其中除六篇选自中文譯本外，其余均从俄文直接譯出。为避免重复，我們对几篇文章进行了摘譯。由于我們水平所限，这本小冊子無論在編譯、編排等方面，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給予帮助和指正。

劳动部劳动經濟科学研究所

1959年10月



目 录

共产主义的分配問題.....	斯·斯特魯米林 (5)
共产主义建設新阶段中的若干工資問題.....	
.....	勃·苏哈烈夫斯基 (15)
个人物質利益原則和苏联工資的若干問題.....	
.....	耶·馬涅維奇 (33)
物質利益原則与工資組織.....	
.....	阿·普·斯切潘諾夫, 耶·伊·卡普斯金 (49)
工业发展各阶段中計时和計件工資的演变.....	
.....	德·密耶尔宗 (81)
工业中实行計件和計时工資的条件.....	斯·依·史庫尔科 (105)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报酬.....	弗·阿列申娜 (117)
論苏联工資形式和制度的改进問題.....	德·密耶尔宗 (121)
劳动生产率是共产主义胜利的最重要条件.....	
.....	伊·庫茲明諾夫 (132)
国民經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恩·斯·瑪思洛娃 (140)
使用劳动資源的几个問題.....	阿·德·庫茲涅佐夫 (167)
技术熟練劳动力的培訓.....	格·依·捷連科 (177)

共产主义的分配問題

斯·斯特魯米林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将通过今后七年国民經济新高漲的決議。在迎接这次代表大会而开展竞赛的日子里，我們的心思不禁奔向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偉大远景。就在最近几年內，我們應該在解决我国主要經济任务和其他許多未解決的問題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但是，在代表大会（毫無疑問，会上是要討論上述的許多問題的）召开之前，我愿意瞻望更远的未来，設想一下它的今后具体輪廓。我們这里要談的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則及其實現的可能途徑。

物資丰足是进入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一个极重要前提。社会所生产的生活資料愈是丰富，就愈不需要精細地按每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正如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所預見的，由于新的生产条件的出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則就获得胜利。

这个要求的前一半，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现，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这个要求只是实现得更充分更全面。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和第一段不同的，只是无偿地按需要分配的原則得到全新的发展。苏联在討論这个原則的实现形式时首先产生了这个問題。

有的經濟学家认为，在产品丰足的条件下，实现“各取所需”的原則毫无必要采取无偿分配办法。甚至在扩大商品貨幣关系和绝对遵守一切东西必須“付費原則”下，也能实行按需要分配。按照这个主張，在产品丰足的情况下，工資的不断提高和物价的不

断下降，这本身就能保证先是一部分人然后就是所有的人在用錢市場上取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各取所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赞成这种主張的人认为，甚至可以估算出一个足以实现这个“共产主义”消費水平的月工資水平。并且根据这点来推断某工人早已在別人之先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境界。

当然，把共产主义的理想設想成如此极端简单的人是不多的。但是直到現在这个問題还不是很清楚的。完全可以理解，不管处于怎样的生活水平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場分配的办法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到市場上去花掉自己的錢。只是各人的水平不同而已。有的人只能吃黑面包、喝酸梅湯、抽馬合烟，而有的人則能吃肉排、喝香檳酒、抽古巴香烟。

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来不限于充分滿足全体社会成員的物质需要这一点。

更能吸引我們去建設共产主义的，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員能够全面發揮他們的体力和智力这一共产主义任务。体力和智力的才能不仅要得到发展和保持，并且要应用到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活动方面去，因为才能不加以利用就会荒廢和消失。換句話說，共产主义的前提不仅是丰足的物质財富，而且还有人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能在未来社会保证人們發揮一切社会的和个人的創造才能。

在“各尽所能”的要求下每个社会成員协调地发展全部才能，这也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經濟利益所要求的。但同时，对每个社会成員來說，这种协调发展本身将成为目的，在这个目的面前，要求終日溫飽这个“理想”就将完全失去光彩，甚至变成一种累贅。在文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甚至最平常的劳动也会成为有明显目的的、有趣的、輕松的和引誘人的劳动。

社会的需要愈能充分滿足，每个社会成員的才能和天賦就愈能全面地迅速地得到發揮。当物資还有限的时候，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我們不得不只能对已实现的劳动支付報酬。

在这种情况下，报酬是在劳动之后支付的，而每个劳动者则向社会预付自己的劳动。到了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物资就很丰富了，这时候社会就可以向社会成员预付物资，借以鼓励社会成员发挥才能，相信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根据自己的才能补偿这种预付，自己的才能发挥越大，就会预付得更多。所以，到这时候，报酬是在劳动与劳动结果之前支付的。

过了一定的时候，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各尽所能”而弥补自己预付的钱，这样它用于培养这种“所能”的费用当然可以“收回”来，不过有的可能收回的多于支出，有的可能入不抵出。只有从整个劳动战线来看，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质量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社会就可以除了得到其他效果之外，还得到更大的经济效果。这说明一切财富付费原则和按劳动结果付报酬的办法不适于解决按需要进行分配的任务；不适于充分发扬全体劳动者的才能智慧。

赞同共产主义条件下付费原则的人，强调这个原则是“万能”的，认为要取消付费制，就必须同时取消对一切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付费制。他们说，假如只宣布某一种财富免费使用，例如宣布吃饭不要钱，那末尽管粮食很充裕，完全可以这样做，然而用这种粮食养猪也将是很合得来的事。按照经济规律来看，这会使养猪业扩大，但是人吃的粮食就会发生问题。在计划经济中产生这种不平衡，是不利于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

反过来，如果设想在某个时期（尽管是遥远的未来）同时取消对一切财富的付费办法，那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一方面是存在旧需要，另一方面还会产生目前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新需要。例如昨天还是收音机不够卖（虽然是付费），今天却是买电视机要排队，但是明天将出现彩色电视机，后天化学工业又计划生产出新奇的东西——聚合物等等，以此类推，人们的发明创造是无穷无尽的。很清楚，每一种新的技术新的科学成就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来掌握，根本不可能马上大量生产来满

足两亿苏联人民或六亿偉大中国人民的要需。

有些产品不能大量再生产，例如某些艺术品，某些时髦品，它們所以能引人入胜，就因为还少还稀奇，一旦大量生产，这些东西就“不再时髦”了，因此，完全取消付费制，这些产品就无法分配。更不要說把列平和雷維坦的名画列为免費分配之例了，因为这些画家不会象雨后春笋那样大量出現。只要把展覽美术品的公共博物館和繪画陈列館宣布为免費入场，他們的創造就会为每个人所享有。急于取消时髦品的付费制，更是沒有根据的。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論是国家管理形式或市场分配形式，都无疑是旧的正在过时的存在形式。而新的按需要分配的形式要通过同旧的市场分配形式的长期斗争才能形成。这就需要两种形式长期共存，但是新形式不断排挤旧形式。

有人认为付费原则是万能的，是不可分割的，认为这个原则不能分段分期地予以消除，这无异于永远不去解决这个任务。从这一点来看，它同我国实践所駁倒的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論是一路貨色。走在理論前面的实践，早已在苏联用事实駁倒了一切财富付费原则的“万能”理論。在我国，通过社会文化事业来完全免費分配的财富一年比一年多，但是我們的計劃經濟絲毫也沒有因此而失調。

这里应当特別指出的，是这些无偿的财富是通过貨幣或实物形式，不是按劳动，而是按居民需要分配的，具体形式就是补助金，养老金，助学金，免費学习，免費医疗等。換句話說，在我国的生产領域里依然是社会主义原則——按劳分配，而在社会文化事业方面則除此原則之外，还有共产主义分配原則——按需分配。后一个原則不仅存在，而且在发展，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全部新創造产品的扩大再生产速度。

就拿1940年以后來說，虽然受到战争破坏，但劳动者除个人工资外，在社会文化事业方面所得到的好处，18年內在預算中占的比重却从23%增到33%。換句話說，今天按需要分配的消費基

金比按劳动分配的基金增长得快。这一点表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现实条件下，分配方面的共产主义因素在不断地增长。

这些各式各样的分配原则在我国同时起作用，但它们绝不是互相抵触的，恰恰相反，存在于不同范围的这些分配原则是互相配合共同来解决共产主义的总任务的。按需分配的这种免费分配原则，现在在我国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已经占主导地位，大家知道，它主要是对工人家庭里的儿童，对学生、病人、劳动残废者和老年人，即对最弱的社会成员有好处。但是，这对健壮的社会成员来说也能减轻他们的负担。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共同分担他们的赡养义务，使他们不必每天为他们的赡养人操心，这样他们就会轻松地更有效地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努力工作，而目前在这个领域内仍然在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免费普及义务教育是苏联文化革命的开端。但苏联实行这种教育的收效现在已经有目共睹的。拿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人数来说，我们已经占世界第一位。而我国的科学技术，一方面能大大加快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另一方面能进一步扩大“按需分配”这种共产主义的免费分配原则。

在产品越来越丰足的条件下，从哪方面实行这种原则才合理呢？

要想做到合理，当然必须研究社会需要与生活资料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比例。例如，大家知道，从大量生产的条件上看，各种财富达到产量丰足的日期将是悬殊的，不管人们的意志如何。大家也知道，只有某种财富的产量足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才可以废除这种财富的付费原则。但是这种需要不是无根据的任性的个人需要。在社会需要的发展方面仍然还是有定额和规律的，这种定额和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

“按需分配”原则并不等于“每个人要什么就给什么，要多少就给多少”，也不是象醉醺醺的市侩所说那样：“我这只伸出来的手要什么，就拿什么来”。只有合理的要求才是应该满足

的。因此恩格斯說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滿足每个人合理需要的程度将是日益扩大的”。而合理的需要是可以确定的。对于这种需要，無論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实行付費制或免費制，都必须加以研究并且給它規定出定額，因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生产也是考虑社会需要的，也是有計劃的。

恩格斯所預言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滿足每个人合理需要的程度将日益扩大，并不是說，由于物資越来越丰足，象面包、肉、牛奶和蔬菜这一类必需品的消費定額也会越来越高。例如面包的合理需要量，在其他食品品种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甚至会减少。恩格斯提到的与其說是消費定額随着物資的丰足而增长，莫如說是按共产主义原則来对需要进行供应的範圍越来越广。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已經可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替时期把市場上的“付費原則”起作用的範圍大大縮小，使之仅限于对那些极为稀缺的产品起作用，这里所說的稀缺产品也包括那些在我們总計劃里还不准备大量生产的那些奢侈品和享乐用品，因为若生产它們，就会影响急需产品的生产。

我国的經濟学家不止一次地揣想过應該先从哪些具体的物資着手实行“按需分配”的这一免費分配原則。其实这个問題已經有了答案。社会主义实践已經肯定，人生需要并不單純是面包，并且已先从精神文化財富开始实行免費，因为我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文盲，然后逐步提高文化。

社会教育（从托儿所到大学），这是为了向共产主义迈进而有效利用免費分配原則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还有其他各个方面。将来在公共飲食方面实行免費也是一个有效办法，因为这样便可以使千百万人摆脱炊事工作，节省出在这种家庭手工业式的炊事工作的条件下所白白浪費的时间。食品烹制厂和公共飲食业，在付費的条件下也能節約很多劳动。苏联的公共飲食业网在迅速地扩大，年周轉額已經达到600多亿卢布。但是，目前在午飯卖5卢布的情况下，甚至16%的居民也不能保証到公共食堂

吃飯。只有大力擴充公共飲食業網，大大降低菜飯價格，改進菜飯質量，並進而完全實行免費，然後這種辦法才能充分收效。

為了在共產主義的最初階段就能充分供應全部勞動者以一切必需品（雖然還不太“富足”），那就除了吃飯不要錢之外，還要採取同樣辦法（開始通過降價，然後免費）供應他們工作服和保證“足夠的”住房就可以了。在這一階段，必需品以外的一切東西，如節日服裝，佳肴美味，裝飾品和藝術品等，將以實值和市場供應方式靠工資來滿足。發放工資仍按以前的原則，按勞分配。

最初階段的這種有保障的“富足”制度，既不破壞經濟核算利益，也不破壞對勞動的經濟鼓勵要求。和以前一樣，一切財富仍以等價交換方式實現，所不同的是，對消費者的一切優待採用社會消費預算基金來補償。商品流轉（現金的和劃撥結算的）不斷在擴大，仍然在完成自己的職能。社會生產費中的個人工資仍按勞動時數和盧布計算，不過它的比重同社會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提成比較逐漸減少。

因此，免費給予居民的一切文化和物質福利，都可以看作是全體勞動者工資的實物部分，唯一區別就是沒有勞動能力的人也享受這些福利（根據過去的勞動付給老年人，對小孩未來勞動的預付），所以，這已經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這些老人和小孩的需要來分配。可是很明顯，每個企業或集體農莊是不能這樣來關心所有過去和未來的勞動者。只有組織起來的全體勞動者，通過國家預算和為此廣泛建立的專門機構來再分配自己所創造的社會產品，才能做到這一點。

工人的生活實行共產主義化的偉大綱領（即使是初步的），要依靠什麼和在什麼時候實現呢？

很明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實現這一綱領，除了依靠自己雙手所創造的產品之外，是不能依靠別的來源的。然而，要增加產品，除依靠工人的數量和能力外，還可以依靠能夠減輕勞動的技

未进步。技术进步的成就，不仅决定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体力劳动，而且也决定于他们的脑力劳动。由于装备生产资料而得到的技术进步成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使用这种劳动手段的那些工人的个人成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因此，由于技术进步而增加的社会产品也应该是全社会的财产。这种增长在逐步建设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正是社会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必然来源。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共产主义以超速度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然而，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在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后，每个工人都免费得到一切必需品，有吃有穿，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需要对劳动实行经济刺激？

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还是需要经济刺激的。要知道，只是吃饱穿暖，虽然也不坏，但是如果不想取得更多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好。已经有的东西，尽管是离了五分钟也不能活下去的水和空气也好，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可贵。我们觉得可贵的东西，是那些数量还不充足以及不付出钱或劳动就得不到的东西。公共食堂的饭食可能是很富于营养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用饭之后自费喝一杯好酒，甚至带一瓶酒回家招待一下好朋友。免费的工作服可能是很舒服很牢固的，但当节日您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难道不想穿上一套漂亮一些的衣服吗，难道您跳舞或运动的时候另外不需要服装了么？商店里摆着的好东西琳琅满目，如果您已吃饱穿暖，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尽量用自己的工资买到最心爱的东西，如书籍和图画，鲜花和水果，香水和酒，钟表和照像机，自行车和摩托车，漂亮的鞋子和灰狐皮，以及许多其他东西。所有这些东西远不是第一需要，很明显，只要这些东西还是付费的，它们就仍然能够刺激付酬的劳动。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武库里，除经济刺激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刺激劳动的东西。的确，旧制度的残余在人们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要完全消除它们也许要再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例

如，有人把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看作是最大幸福，而把日常勞動看成是痛苦的下賤的職業，看成是為貧困和飢餓所迫的事。當然，我們必須同這些殘余作堅決的鬥爭，必須消滅它們，要在社會生活方面培養新的共產主義意識。但是，站在河岸上怕沾濕了腳，是決學不會游泳的。沒有共產主義道路上的具體的經濟經驗，也是培養不出共產主義意識的。但是，共產主義意識的培養，以及生產革新者及城鄉勞動英雄的直接勞動經驗都已經證明，英勇的勞動已經成了越來越多的廣大蘇聯人民的光榮事業。反過來，游手好閑已成為這樣可恥的事，就連落后農莊的最頑固的懶漢和二流子也不得不參加社會工作。他們已經看到，不這樣，“姑娘們會嘲笑死”他們，會耻他們在村子里不敢露面。

當然，丑兒家家有。有時連嘲笑也治不了懶漢。但是，如果在將來的公社里，這些懶漢在得到免費供給品之後，感到心滿意足，得意洋洋，那時就會有人很客氣地提醒他們，公社雖對全體成員實行按需分配，但它也要求他們各盡所能。公社是不允許有懶漢的。要想徹底改造他們，還有一個很好的辦法：“不勞動者不得食”。開始時也可以採用托爾斯泰式的較溫和的辦法，這個辦法甚至在最原始的農夫勞動組合中實行過。這個辦法規定：“手上磨出茧子者先吃飯，無茧子者吃剩飯！”“剩飯”也可以有利於對游手好閑者進行思想改造。

但是，由於日益接近共產主義，勞動的性質發生重大變化，它越來越受人歡迎，因而對勞動的任何人為的刺激都將成為不必要了。如果到那時我們又能把全體勞動人民的熟練程度提高到工程技術人員水平，並且把這個水平拉平，那末在工資上就再也不會有絲毫差別了。假如有一個人本來能夠完成較重要的工作，可是他要求社會委托給他不太困難，或者不太重要的工作，就因為這一個對他處以罰款，是毫無意思的。同時，多拿出一個盧布去獎勵那些開始在自己的親身勞動中尋找，或者已經找到最大愉快的人，也是沒有任何必要的。因此，我們從“戰時共產主義”時

期的貧劣水平上的“平均主义”出发，經過了一系列的用极大工資差別来鼓励高效率劳动的办法，然后我們重新接近于均衡地滿足全体劳动人民需要，直到我們完全实现了共产主义丰衣足食水平上的劳动平等和友爱的理想为止。

同时，个人工資的一切計算都将失掉任何意义，而彻底实现按需要分配全部物資这一共产主义原則的任务将是完全适时的。

在共产主义阶段，在計算和計划生产比例方面所碰到的种种困难，不見得現在就已經能够預料得到。以人时表示的劳动消耗的直接計算能不能完全代替以卢布表示的各种貨幣計算，或者“貨幣”仍然能为計划服务，而仅仅是逐渐改变其职能和經濟性質呢？按照馬克思的意思，鉴于“确定价值”，調整工时，分配社会劳动以及无所不包的會計，所有这一切在現阶段仍比在任何时候都重要，那末象“商品”、“价格”和“价值”这些經濟范畴的內容将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个問題还远沒有弄清楚，有待进一步討論。

实践已經跑到理論前面了，并且向我們提出許多新問題。这些問題不仅反映在最近几年党的决定中，而且也反映在对当前經濟的种种要求中。所以单靠可有可无的他人的引語来回答这些問題，已經显得不够了。需要对新的現象和趋势作独立的分析。既要有計算，又要有根据。討論也是不可避免的。必須进行調查研究工作。

这一点就是繼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道路上的最迫切的科学任务。在这个前进道路上既不放松速度，也不陷于有害的冒进。

（伍南譯自1958年10月12日苏联“工业經濟报”，选自“經濟譯丛”1958年第11期）

共产主义建設新阶段中的 若干工資問題

勃·苏哈烈夫斯基

尼·謝·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由于大规模的改造而使我国现在已经进入自己发展的新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时期，提出了并全面地論証了重要的理論原理。

在最近15年內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經濟綱領包括：解决在按人口計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集体农庄制度发展的新阶段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进一步接近；逐漸消灭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本質差別；創造生产丰富消費品的前提。并在所有这些基础上，达到較之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

1959—1965年的控制数字是这宏偉綱領的一部分。它以一种新的力量显示了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在于直接涉及劳动者本人的、即他們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他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他的家庭生活，他的脑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这是合乎規律的。我們国家愈是接近共产主义，人类的工作、自然的潜力、土地的富饒以及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生产的无穷尽的能力将愈完整地得到发展。

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經濟发展新阶段的巨大的实际任务，与此同时，解决了一系列最重大的共产主义建設的理論問題。代表大会的文件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宝庫的新貢獻。代表大会抛弃某些陈旧的教条，对現代修正主义給予了致

命的打击。

这完全关系到分配問題，关系到共产主义建設新阶段中的工資問題。

* * *

卡·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經歷自己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經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原理。卡·馬克思叙述了新生产方式的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在新的条件下，弗·依·列宁打开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并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許多最重要的原理。同时，卡·馬克思和弗·依·列宁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将会有那些主要区别。但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并没有找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內分配制度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問題的具体答案。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在社会主义建成和按劳分配原則实现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問題：要更进一步，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弗·依·列宁当时写道：“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关于这个問題，我們还没有必要的資料；只有千百万社会主义建設者的实际經驗才能作出回答。

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总结了这一經驗，我們在代表大会的各种文件和決議中找到了对弗·依·列宁提出的問題的回答。尼·謝·赫魯曉夫同志的报告和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決議以一种新的力量強調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設的目前条件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則，仍然是分配物質財富的指导原則。只有在物質財富达到富裕的时候，只有在所有的人不論所得的財富多少，都能自愿地，尽其所能地劳动的时候，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为此，就必须广泛采用減輕劳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并对劳动者进一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巨大工作。